

过年摔秋

“腊月雪花飘呀飘，屋前摔秋摇啊摇，红袄妹儿如绣球，抛在云间偷偷笑，小伙子呀加把劲，妹想与哥比翼飞……”

牛哥每回看到老屋里搭建起了摔秋，就无比亢奋地唱起来。他这么一唱，带动了老屋里的十几个娃儿，围着这位活泼睿智的老哥哥，跟着他咿咿呀呀地唱起来，土里土气的山歌，给过年增添了喜气洋洋的氛围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，乡村没有通电，更没有电视机。每逢过年时，娱乐的节目就只有摔秋。木匠姜大爷提前几天“找”（川北俗语：制的意思）

秋，秋的上端利用核桃树粗壮结实的丫枝，在山坳里砍回硕壮的刺藤，把它断成两节，拿到火堆上炙烤，趁热将它煨成一个葫芦状的圈套子，然后将这个圈套最圆的那头，套在核桃树的枝丫上，固定避免圈套子跑动移位。炙烤后的刺藤耐磨，牢固又结实，在它上面系两根竹篾夹杂谷草的绳子，绳子靠地的那头安装一块木板，秋就制成了。摔秋的人，面对面左右站在木板上，其中一人凭借惯性用力朝前蹬，当摔秋荡到一定高度后就要回落，另一人就变成了前行，周而复始，一场摔秋下来，双方累得直

吃油大

吃油大，就是吃好吃的。在雅安，结婚吃九大碗，过年走亲戚吃酒席这些统统都叫吃油大。

和巷巷头的那些娃娃一样，小时候的我特别好吃，只要看到饭桌子上摆得有好吃的东西，喉咙头就伸出一根爪爪来了。为此，经常成为别个逗玩戏弄的对象，也闹了不少笑话。

我五六岁时，镇上有户人家娶媳妇，到了中午，我跟到我家去吃油大。那些年，结婚酒席的菜中，我最爱吃的是卤鸭脑壳。我一坐上桌子，正好看到桌上有盘卤鸭就摆在面前，我拿起桌上的筷子，在卤鸭脑壳上写了一个“王”字，一

边写，还一边大声念。坐旁边的一个嬢嬢见了，说：“这个娃娃这么喜欢吃卤鸭脑壳，我们就都不要跟他争了，今天这个卤鸭脑壳归他了。”

回回过年，我都要跟到我家去走亲戚。到了么奶家，我最爱吃的是么奶做的烧酥肉。有一回么奶专门烧了一大瓷钵酥肉。酥肉刚刚端上桌子，我就夹了一块最大的烧酥肉放到嘴里。哪晓得，那烧酥肉烫得很，烫得我眼泪都要流出来了，我妈在旁边看到了，比我还着急，不停地吐：“么儿，快点吐，快点吐。”

去吃油大，我最爱吃的还有墩子肉。墩子肉一桌一盘，

四川人享“火儿”

“火儿”是四川方言，火字读音念阴平，才能出味道。享“火儿”就是依托发热载体取暖，南方虽然极少下雪，但寒冷不亚于北方，并且室内室外一样冷。一到冬天，人们就搬出“火儿”救驾。

我身处自贡，冬天手脚僵硬冷很不好过，于是各式材质的“火儿”应运而生。以前热水袋居多，抱怀里，睡觉搁被窝里。后来有电热暖手袋，发热丝取暖器，花样多，冬天任一款，呵护僵硬手脚。还有暖

足贴暖宝宝、发热鞋垫啥的，扩大了“火儿”外延。

三十多年前，人们用炭火取暖，称为“炭火儿”，这是名副其实的“火儿”。竹条编的小提篮，里面搁小瓷盆，瓷盆搁几条炭火，小提炉就做成了。老婆婆做饭间隙，湿淋淋的手僵硬冷难耐，擦干，双手兜着“火儿”，可以获得短暂的暖意。有兴致还可以在小提炉放一把花生板栗，噼啪作响，焦香溢出，大冬天烤着手，吃着花生，是最温暖的画面。

打着骡子惊着马

苏鲁豫皖交界地区，因为地处微山湖西部，俗称湖西地区。当地有一句方言叫“打着骡子惊着马”。这句话和饲养家畜没有什么关系，而是对一种说话艺术的形象化说法。

在改革开放之前，湖西地区的农村比较贫困，一年到头家里存不下几个钱。有时公公婆婆在饭桌前会说一句：“庄东头王老太的儿媳真不孝顺，一天三顿饭给她喝稀糊糊，菜里都没有几滴油星。”聪明的儿媳听出了婆婆话里有话，这是在借说庄东头王

老太大家的事情，抱怨自己不给公婆吃好的，儿媳就回道：“您也别打着骡子惊着马了，咱家一天三顿有吃的就不错了。”

小孩早上赖床不想起，妈妈来喊几遍都不动，当妈的就会说：“太阳都到树梢了，你还在睡。庄西头二柱不起床，被他娘掀起被子一盆凉水浇起来了。”赖床的小孩会说：“你别打着骡子惊着马了，他是他，我是我！”

打着骡子惊着马是一种说话技巧。说话者想批评对

喘粗气。每天早上和中午，姜大爷总会认真地检查一遍，生怕摔秋出现安全隐患惹出事端来。

我们小娃儿抢着去打摔秋，那个年代裤子没有裤绊，裤腰只拴一根破朽的布绳子。因腰部用力，有时会把拴裤子的绳子挣断，裤子就掉下来，小娃儿急得哇哇大叫，那场面滑稽好笑得很。

“找秋”的姜大爷已经离开村子近20年了，摔秋也随之而去。我落寞地望着老屋前空荡荡的草坪，心里甚为伤感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摔秋渐渐地淡出故乡人的视野，却永远定格在我的心里。

一盘八墩。对我来说，简直是百吃不厌。墩子肉不但大坨，而且油气重，一般大人吃油大时，也就能吃一坨，而我却能吃完两坨墩子肉。有一回，跟我妈去吃油大，坐邻桌的一个亲戚故意逗我：“如果你能吃完三坨墩子肉，那我们这张桌子上的所有瓜子花生就全都归你。”听亲戚这么一说，我把三坨墩子肉都倒在一个盘子里头，一坨接一坨，硬是把三坨墩子肉都吃完了。三坨墩子肉倒是吃完了，我却被油腻闷到脑壳了，一连几天，只要看到肉，胃就难受。

现在想起小时候吃油大的顽皮事，还是觉得好笑得很。

我父亲有心血管疾病，对冷分外敏感。与父亲相伴冬夜的是“水火儿”，一个扁圆肚大的铝水壶，容量很大，临睡烧一瓶开水灌满，旋盖有橡皮层，密封，不会跑冒滴漏。睡觉前把“水火儿”搁被窝暖和得很，到天亮余温犹在。

如今取暖器造型材质与时俱进，友人送了一个圆圆的“电火儿”给我，通电满身红晕，实用又美观。“三九四九冻死猪狗”的极冷阶段，坐在“电火儿”旁，围炉夜话很是享受。

方，但又不好意思直接说出自己的想法，而是借说其他人来启发听者，希望听者能领悟进而做出改变。但是听者一旦在回复中用上这句话，就说明其虽然领悟到了说话者的本意，但是并不打算照着做，而是仍然坚持自己以往的做法。

生活中的交流，既需要技巧、旁敲侧击，也需要直来直去、坦坦荡荡。技巧用多了，会招来对方一句“你也别打着骡子惊着马了”的反击，落得一个尴尬。这时，还不如直来直去表达好。



征稿启事

方言一出，忍俊不禁。方言龙门阵《盖碗茶》版面推出以来，得到省内外方言作者的大力支持，为了让《盖碗茶》更加活色生香，方言故事层出不穷，我们向“有故事”的方言作者长期征稿，有好的方言故事、有趣的方言传说，都可以给我们投稿。字数1000字左右。

投稿邮箱：730156805@qq.com

春哥子

冯永亮

在川南土话中，“春哥子”“夜猫子”“鬼盯哥儿”都是指同一种动物，也就是学名通称为“鸺”的猫头鹰。

自古以来，猫头鹰因为其形似“鬼脸”和它那似笑似哭的叫声，被称之为不祥之鸟。在农村习俗里，正月间不准说“鬼”“妖”“死”等不吉利的词语，所以对猫头鹰就要避讳地称之为“春哥子”。

邻家有两兄弟，在年三十晚上被叫到老辈子面前，规规矩矩地听老辈子讲规矩，事无巨细，哪些事能做，哪些事不能做，哪些话能说，哪些话不能说。其中有一条，就是不能说“鬼盯哥儿”，要唤作“春哥子”。两弟兄

将这些忌讳谨记在心。

结果，大年初一早晨刚一起床，弟弟就赶紧到老辈子面前邀赏：“我最听你的话了，今天我没有听到‘鬼盯哥儿’叫，我还记得要把‘鬼盯哥儿’唤作‘春哥子’……”

话音还没落地，脑门上就遭了父亲给的几个“磕转儿”。父亲骂道：“你个背时的砍脑壳的鬼花花儿，一年的好运气都给你冲走了。”

磕转儿，是一个土语词汇，就是半握拳头，用手指的第二个指关节使劲地朝人头上敲击的动作。可能是因为像磕头的动作，才被形象地称作“磕转儿”。

哪个·恁个·勒个

陈世渝

你哪个恁个勒个耶？我恁个勒个又哪个了嘛？勒两句堪称最难懂的重庆话，我勒个“老重庆”渝中区的老板凳听起来都有点打脑壳，不是地道的川渝人，几乎是听不懂的。其意思大概是说：你为什么那个样子呢？我那个样子又咋个了嘛？

哪个：一天，几个同事约好到农家乐去耍，说好上午9点钟在某处集合，一起坐车出发。可是，9点过了，老李还没来，大家着急，但只好等得起。刘哥终于等得不耐烦了，给老李打电话冒火地说：“你在干啥子哦，我们等起的哟，哪个还不来嘛？”

恁个：有一回我教孙女识

字，在纸上写了个“赢”字，并给她记到的窍门：“么儿，勒个字嘿复杂，但把它看成‘亡、口、月、贝、凡’来记，逗不难写了。”孙女看了半天，越看越糊涂：“爷爷，一个字变成五个字，恁个大一堆，反而更难写了。”

勒个：在重庆黑多旅游景点和热闹的地方，都看得到“勒”这个颇具地方特色的字。有一次，朋友到我屋头来耍，吃了我妈妈擀的皮儿包的饺子，赞不绝口，夸奖道：“陈妈，你勒个饺子里头放了些啥子哟，哪个恁个好吃哦？”

学几句重庆方言，二天来山城旅游观光，逗听得懂用得上了。

求吉利的家乡话

孙东岳

我的家乡在河南省西南边陲，当地民间流传着很多方言，以其通俗易懂、风趣幽默，成为群众喜闻乐见的表达方式。

记得小时候春节期间，有人上门送“时候”。他们手里拿着厚厚一叠红纸片，每张巴掌那么大，上面印有一只猴子，骑在马背上，寓意“马上封猴（侯）”“背（辈）背（辈）封猴（侯）”。他们挨家挨户送的时候，嘴里还喊着“时候到了，时候到了！”路过的人家都知道这是借用吉利话赚钱，但“时候运气”到了，谁都不会拒绝，往往会掏钱买一张贴在门上，图个吉利。

我年轻时不懂事，到一家熟食店买肉，看中了卤好的猪舌头，便向店家说：“把猪舌头称一下。”店家没有搭理，我又重复了一遍。“没有舌头！”店家怒目圆睁回复。我感觉莫名其妙悻悻离开。回去向奶奶说起“碰壁”经过，奶奶笑了，说：“这得怨你不懂规矩。凡是卖猪牛羊肉的，都忌讳说‘舌（折）头’，人家不凶你凶谁？”“那应该怎么说呢？”“做生意都图个吉利，你说‘赚头’，保准没事，你再去试试。”奶奶笑着教我。我又去了那家熟食店，店家见我改了口，笑咪咪地把猪“赚头”卖给了我。